

当代书法创作：理想与批评

蘭亭論壇

第壹輯

当代创作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

所有的批评、理论都要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
当下艺术节，吹捧成风，真正的批评却很难进行

书法界恐怕尤其困难

由于书法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片面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

深入的批评会引发怎样的结果，谁也不知道

公众对书法缺乏真正的了解，应当让他们了解书法的真相
时刻想到自己的可错性，想到自己可能存在的致命的缺陷

积存一些真正深刻的感觉

作为一位出色的书法艺术家，他的基础训练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

判断这个基础，有没有标准？

我们在创作中怎样去寻找自己的风格？

它与传统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对一件书法艺术作品的标准必须高于古人

前人很多东西太马虎，特别是宋代以来，越来越马虎

难怪欧阳修会骂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你们看欧阳修的作品，他的用笔不知要比唐代人简单多少

风格与趣味的问题

专业与业余的界线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书法讲究精微，要进入作品微妙的变化

比如速度的微妙的变化中

心里要有非常清晰的感觉

一种是艺术史的理想

就是完全把作品放到艺术史中去衡量

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去评价

另外一个传统的“人文理想”

邱振中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蘭亭論壇》

◎ 第壹輯

当代书法创作：理想与批评

邱振中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书法创作:理想与批评/邱振中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0-19072-3

I. ①当… II. ①邱… III. ①汉字—书法创作—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6662号



当代书法创作:理想与批评

邱振中 主编

Dangdai Shufa Chuangzuo Lixiang yu Pip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开本 版 次 2014年7月第2版

印 张 16.5 插页2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21 00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兰亭论坛宣言。

中国书法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丰富的人文内涵、典型的意义生成机制、精微而变化无穷的图像系统,都通过文字的日常使用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书法持续的、不断深入的关注,使我们能够提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命题。对书法的现代阐释,将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中新的、充满生机的论域。

作为当代艺术的中国书法,它正朝以下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传统风格书法创作在杰作林立的书法史中,艰难地寻找自己深入的道路;现代风格书法创作努力扩展含义的深度与题材的丰富性,寻求原创性的起点;同时,书法中观念和图形的积存,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中一份无可替代的资源,据此而创作的优秀作品,成为当代艺术的收获。这是三个文化意义、所要求的才能构成各不相同的方向,但它们都发端于中国书法的伟大传统。

“兰亭论坛”致力于当代学术背景中对书法的重新认识,确立中国书法在当代文化、当代艺术中的位置。

“兰亭论坛”集合所有关心中国书法的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传统变成生活中亲切、生动、有力的存在,使书法在当代文化中具有的种种可能变成现实。

2006 兰亭论坛组织机构

组织委员会	王建华	许学刚
	王建力	陈 浩
	沈 伟	杜坤林
	梁培先	

编辑委员会	邱振中	沈 伟
	王旭初	王东亮
	张 泓	周勋君
	谢 萌	

学 术 主 持 邱振中

主 办 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协 办 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

2006 兰亭论坛代表名录

- 施立刚 1978 年 9 月生,浙江萧山人。200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
- 尚天潇 1976 年 11 月生,浙江连云港人。200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
- 黄海林 1976 年 6 月生,广西南宁人。1999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
- 翁志飞 1973 年 5 月生,浙江丽水人。199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
- 刘志鸿 1971 年 1 月生,江苏宜兴人,2001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任职于中国标准草书学社。
- 林再成 1970 年 4 月生,黑龙江木兰人。199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任职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
- 杨 涛 1970 年 3 月生,安徽宣城人。200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 陈海良 1968 年 11 月生,江苏常州人。199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6 级博士学位在读。
- 陈忠康 1968 年 7 月生,浙江永嘉人。1991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2005 级博士学位在读。

- 魏翰邦 1967年2月生,甘肃皋兰人。199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文学学士。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汪永江 1966年4月生,黑龙江呼兰人。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任职于浙江大学艺术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 白 砥 1965年3月生,浙江绍兴人。199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
- 萧 峰 1964年2月生,江西遂川人。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写意高研班。任职于南京军区厦门白鹭宾馆。
- 张羽翔 1963年生,广东开平人。198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学士。任职于广西艺术学院。
- 胡秋萍 1962年8月生,河南开封人。任职于河南省书画院。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戴 跃 1962年4月生,四川成都人。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 陈新亚 1962年1月生,湖北蕲春人。1983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任职于书法报社。
- 赵雁君 1961年4月生,浙江诸暨人。1985年毕业于绍兴文理学院。任职于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朱 敏 1960年10月生,江苏如皋人。1986年毕业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 乔堃龙 1956年10月生,天津人。1979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2006 兰亭论坛发言实录

◎
1

4月16日上午讨论会
4月16日下午讨论会
4月16日下午讨论会（展厅）
4月17日上午讨论会
4月17日下午讨论会

魏翰邦

附一：关于书法创作与书法批评的对话

◎
119

邱振中

附二：致魏翰邦

◎
128

2006 兰亭论坛代表作品选

◎
133

【附录】

邱振中

关于“2006 兰亭论坛”

◎
239

李辛平

邱振中访谈录

◎
248

邱振中

后记

◎
255

2006 兰亭论坛发言实录

4月16日上午 讨论会

沈伟：“兰亭论坛”是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论坛，今年是第一届。

我宣布，首届“兰亭论坛”开幕。

邱振中：首先，我介绍一下“兰亭论坛”的构思。“兰亭论坛”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年是首届。作为第一次，我们讨论创作问题。因为对任何一个艺术领域来说，当代创作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有的批评、理论都要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当然，理论有它独立的思路、独立的发展线索，这是我们另外可以说到的话题，可以单独讨论的话题。但是，创作无论如何是整个书法领域最重要的问题。

这次论坛的构想起因于我和一些青年朋友的交谈。大约在半年以前，我与几位来北京举办展览的青年书法家谈到对创作的一些思考。我说大家都非常努力，当前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困难。我们想要提高，但是怎么提高？虽然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但有一点又是相同的，就

是我们都在一个有限的、熟悉的圈子里听取意见，努力奋斗。我们得到的批评、赞扬、地位、声誉，都跟这个很小的圈子有关。扩大一点说，书法界的展览，中青展也好，全国展也好，都是书法界内部的活动，都是自己论自己。所以，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有多大抱负，实际上都很难超越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我们都想突破自己的局限，但是方法在哪里？途径在哪里？我想每一位有抱负的作者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大家一谈就有共鸣。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十几位志同道合、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带着自己的作品，坦诚地讨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对方的问题，两到三天，谈完就走——一次完全私人性质的学术探讨。客观地说，这样的讨论是非常不容易作好的。我们都同朋友、同学争论过，辩论过，交谈过，但是谈话能不断深入下去的机会非常少。

事有凑巧，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决心作一些推动书法事业的活动，并由我来进行策划。我马上就想到我们构思过的这样一个讨论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这个活动构思的时间在半年以上，所以我们有时间来挑选代表。这花费了很大气力。因为出席论坛的人数有限，但可选择的方案却很多。我们也广泛征求了意见，最后有了一个这样的阵容。我们希望参与的人员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创作的现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关系书法的未来。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看到大家带来的作品后，我想，我们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问过很多代表和列席论坛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展览很难得，与以往所有展览都有所不同。为了让大家能放心地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带来，我们作了这样的安排：报到时交作品，展览与论坛同时开幕，同时结束，让大家能够开完会就把作品带回去。我想，即使是全国书法展览，其中很多作品大家也都是不会交去的。

我们都参加过很多会议，它不容易真正深入问题。我们希望这次

讨论能有助于提出或解决我们最关心的、跟我们自身的前进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的寻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又必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人的话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必须深入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首先深入一个人,而最合适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包含着足够丰富的关于人的基本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希望坦诚、必须坦诚的讨论会上,我首先愿意做到这一点。我愿意说出我的意见和感受,还有我的困难、我的问题。当我真正深入自己的问题,再与别人交谈的时候,往往发现这些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在别人那里也出现过。我想我们一定有很多问题可以交谈。但是,把一种私室中的谈话,非常坦率的、批评性质的谈话放到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当下的艺术界,吹捧成风,真正的批评却很难进行,书法界恐怕尤其困难。由于书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头面人物大家都非常熟悉,深入的批评会引发怎样的结果,谁也不知道。公众对书法缺乏真正的了解,应当让他们了解书法的真相。因此,关于书法的许多私下的谈论,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讨论。它也许并没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当这种批评成为我们正常的艺术活动的一部分时,书法或许能够更好地发展。

至于这次活动的主题,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字,就是“超越”:既超越个人的,也超越一个领域的创作观念、创作水平的局限。

首先是超越自身。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感觉的局限性、思维的局限性、理想的局限性。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然后才是怎样做到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有开放的心态,既要坚持自己,又要随时寻找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对于现代思想者,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人都有广泛的

可错性。这是现代认识论中一个基本的思想。

我在思考自身的问题时,发现有这样几个关键。

第一,时刻想到自己的可错性,想到自己可能存在的致命的缺陷。我有很高的理想,有抱负,但是我离那个目标还非常远,所以我愿意拼命去寻找妨碍自己达到那个高度的致命的缺陷。

第二,积存一些真正深刻的感觉。准确的批评不容易做到,判断批评准确与否同样困难,而批评与批评判断的前提是主体的敏感和感觉的准确性与深刻性。接下来的问题是,准确的感觉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检查自己的感觉?社会是一种常见的感觉和观念的来源,但是社会没有独立、准确、深刻的判断能力,只有各种各样的风在社会上刮。它是不能作为依凭的。然而,什么可以作为依凭呢?我们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我指的主要的不是周围的人,而是通过书籍的中介,去求得那些具有杰出感觉和才智的人的帮助。例如,在一本书里我读到一句话,是打动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一句话:“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它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的某个地方。它触动了我原来思考过的某些问题。

1970年在法国自杀的策兰(1920—1970),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而他在50岁自杀。他对生命的态度让我受到震撼。我们不是说“做人”要有“深度”吗?对比策兰,与他的差距在哪一点上?差距有多大?

还有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一位天才的钢琴演奏家。他21岁时在纽约的第一场演出就征服了整个美国,但31岁时退出了音乐会演奏,不再上台演出,只做录音。他认为开演奏会是糟蹋人。他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的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它声明,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

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中国的例子也很多,传统的、现代的都有。这里是随便说到的几个,也许大家对这一类例子比较陌生。

有了这些积存,我们超越自我就会容易一些。

其次,为了超越现状,对我们目前的创作状态要有一个分析、一个认识。

我们这次看到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还处于基础训练阶段,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但是,坦率地说,还没有越过那条技法的基准线。第二类,已经越过了基础训练阶段,进入了最初的创作阶段。第三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对自己不满意,正在进行新的探索。

这样的分类让我们讨论的主题变得明晰起来。

昨天陈忠康问我,我们怎样安排讨论?他希望讨论具体一些。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大家的希望。

有关的第一个问题是基础训练问题。作为一位出色的书法艺术家,他的基础训练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判断这个基础,有没有标准?在这里有分歧。昨天我和刘志鸿交谈的时候,他说到,可能一个人说某个作品有问题,但另一个流派的老师偏偏觉得这个作品好。因为我是一个相信存在一种基本准则的人,所以我马上回答说,两人对好坏的判断,往往是水平的差异,而不是风格的差异。当然,大家可以讨论。这里就牵涉到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创作中怎样去寻找自己的风格?它与传统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这次讨论的主要是传统风格的作品。我认为一件好的传统风格作品必须让我们感觉到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感觉到传统中所没有的东西。这样的要求非常高。展出的作品中,有一些让

人感到它对传统的汲取不够。现在大家都知道传统的重要性,要去吸取,也正在这样做。但是,我们对传统到底已经掌握了多少?你自己的判断准确不准确?要极为严格地去审视,单靠自我审视不容易看到缺陷。

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创作、探索之后,一个人与传统的关系。我心目中书法家的标准是很高的,其中便包含他与传统联系的深刻程度。大家也许会说这个太玄虚,但其实一点都不玄虚。我可以跟你具体说到一点一横的开始,一个极小的点,组成一个笔画的两条边线形成的轮廓。我们可以从上到下地一点一点分析下来。经过这样的分析,就能知道你掌握了多少。坦率地说,当代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品,甚至被认为很好的作品,都经不起这样的推敲。这里不是说对谁苛刻,我们首先谈的是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苛刻。如果没有这种严格的分析和判断的标准,理想便是一句空话。

要深入传统啊,写字要先做人啊——这全都正确,但这也全是废话。做人要做得深刻、精彩,怎样才能精彩?读哪一本书、哪一句话,才能让你变得深刻?哪本书、哪句话在你心里引起怎样的振荡,你才会改变?振荡以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只有这些问题才能导致深刻。激动是简单的,在美院学艺术的谁不会激动?这有什么用?任何一个专业,任何一届毕业生,坚持做下去的只有两三个。真正做出来,能取得成就的——什么是真正的成就,我们等一下再说——有没有一个人,要打个问号。

为什么要坚持这样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我想起一件事。在重庆举办的第四届书学讨论会上,有一位代表说,只要能给我启发的文章就有学术价值。我说不行,学术价值有严格的标准。他说,你这个标准太高。那我就问他,在这样的讨论会上我们都不去说到这个标准,我们还能到什么地方去说?在中央美术学院,大家也把我看成是

一个理想主义者。朋友对我说,你对学生灌输这种东西,他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我说,这不用担心。——我还是那句话,在中央美院的讲坛上不说艺术的最高理想,我们还能到哪里去说?用在今天,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希望大家至少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场合,把自己的标准尽可能地提高。

论坛的第三个问题,理想问题。我们希望创作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它与标准问题密切相关。看过今天的展览,有些作品非常好,跟我们以前见到的不太一样。有些大家从来不愿意拿出来的作品,与那些交出去的作品完全不同。但是,审视之下,还有什么不足?我们是不是还要寻找一种更高的理想?我在一篇文章中,谈了我对当代创作的看法。我认为当代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一件书法作品的要求太低。这个“太低”有历史根源。我举了几个例子。我的结论是,我们对一件书法艺术作品的标准必须高于古人。前人很多东西太马虎了,特别是宋代以来,越来越马虎。难怪欧阳修会骂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你们看欧阳修的作品,他的用笔不知要比唐代人简单多少。不知道他自省过没有,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大潮中的一分子。换句话说,我们天天也在骂,但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其中的推波助澜者?在座的各位也许都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是不是还不够高?跟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希望能不能适应?

有的朋友说,昨天晚上看过《茶经》^①后,回去谈到三点钟。他们说,为什么让我们看这部电影?是不是暗示我们不同的艺术领域可以相互启发?借鉴是一个目的,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我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在当代艺术的不同的领域,这一代人做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再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作品,你的力量,你的原创性,你对这个领域

① 歌剧《茶经》,谭盾作曲,徐英(音译)与谭盾编剧。

最精彩、最深刻之处的领悟程度。《茶经》的情节很简单，但歌词写得很精彩，主题完全融化在现代的表现形式中——视觉形式、音响形式。谭盾是中国人，但他去西方学习，他沉入西方音乐中，感受，然后创作，既用西方的音乐元素，也用中国的音乐元素，他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作品中所包含的诗意、舞台设计、音乐效果，再加上很高的演唱水准，一直让我们跟着它走。我也接触过一些做艺术、做文学的人，当我们把一种标准提得很高的时候，他们内心会有一种拒斥感，屡见不鲜。但是，如果书法不做到这个份儿上，你张某某、沈某某就是做到了这个领域的顶端，又有什么意思？

在网上回答问题，有人问，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会不会再出现吴昌硕、齐白石这样伟大的艺术家？我说，哪一个时代都是浮躁的。你去看这个世界，所有优秀作品都是在大量的泡沫中慢慢显现出来的，哪一个时代都会有无数的垃圾，所以一个时代的浮躁根本就没有一点关系。一个领域只要有那么几个真有才华的人不断在努力，那么这个领域就有希望。

在下面将要进行的讨论中，我想有一些问题要事先加以澄清，以免让无谓的争执浪费我们的时间。

一、风格与趣味的问题。每个人都有风格趣味的倾向，任何风格和趣味，只要做得好，都可能出现精彩的作品。承认一切可能性，细心去体察一切可能性。

二、专业与业余的界线。按理来说在这里是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在我的头脑中，专业与业余的区分不是从职业的角度来划分的，即使你是一位工人、一位机关职员，只要你对这个事业所持的标准足够高，实际上也达到了某种水平，我们就说你是专业人员。但是，我所说的区别实际上暗含着我要谈的东西，就是说，你接不接受一种极高的专业标准？不接受我们说的那种极高的专业标准——是应有的而

不是现有的，现有的标准太低——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理念或标准，你就是业余爱好者，那就是另外一种谈法。一位朋友跟我说，老邱啊，你看看我的字，给我提提意见。我问他，你对你的字有什么设想？比如说，只要自己写得舒服、愉快，还是希望在全国展览中入选，或者希望在书法史上做点儿什么事情？他想了想，说，我当然是想做到第三点。我说，那意见就好提了。因为他有这种目标，那标准就可以定得很高，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提。所以我在讲专业与业余的区别时，隐含着一个标准问题。——我这里始终强调“现有的”和“应有的”两者的区别，始终强调当下“现有的”标准太低，历史上“现有的”标准太低。

三、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我没有邀请理论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思考最多。我知道大家不会过多考虑这个时代书法要怎么样。对个体来说，这不重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更不重要。但问题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领域前列的时候，你进步一分，这个时代的水平也就提高一分。如果在这二十人之中，包含若干未来的重要人物，那么这样一场谈论，关于理想和道路的讨论，便很重要了。我们只要说出个人的想法，说出自己的困惑，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有可能对这个时代作出贡献。不仅是这二十人，每个人的努力都有可能变成这样一种东西。

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标准和基础的问题：书法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陈忠康，先请你讲一讲。大家都觉得你是对传统观察和训练比较细致的人。这成为你的创作，成为你立足于书法领域的重要的基础。你能不能谈一下你在深入古代杰作时的体会、目标和以后的计划？

陈忠康：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基本上是按照心里的想法学习传统，很细微地去体会，凭着感觉走。从理论总结来讲，张羽翔做得更好，他有一套理论，而我没有。